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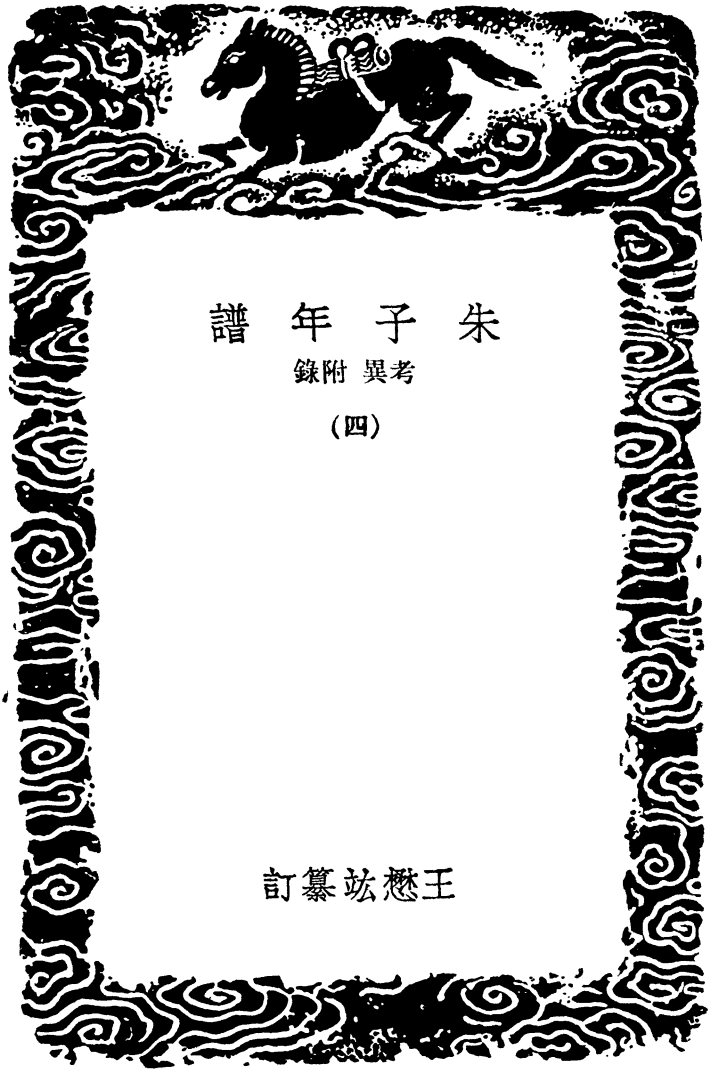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年譜

附錄考異

（四）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卷之四下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三月復辭舊職名并以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淮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并以前輒議廟祧合免收還誤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洪本〔文集〕奏狀貼黃云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即已謝恩祗受〔年譜〕告詞云勅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敍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胄即欲并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而

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干進者蠭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貫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稾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別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痊（痊字疑誤）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稾齰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某挂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憂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聽。所辭職名。亦不敢再祈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攢宮。今小大之臣嘗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慝不言。冒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幡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淸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眞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臺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

申省言。元奏貼黃內稱。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奉進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知舉葉翥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洶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藥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洪本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李本〔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隹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爲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

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疏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語錄〕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箇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語。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黃人傑）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輔廣）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廖德明）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李閎祖）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說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李閎祖）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具奏。欲乞修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

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禮儀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是爲絕筆之書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侯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下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幹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狀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戊午春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簒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遣必傷。卽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曰。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葉賀孫。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徽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續集〕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小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葉賀孫。〔年譜〕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

次年季通卒於春陵先生爲之哀慟季通從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論易推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蓋深致其哀云洪本〔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悶悶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議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說殊憒憒益懷仰耳又與蔡季通書云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惑其心也賤迹復拄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才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次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

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李本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止爲所編禮書。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便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卻。亦可瞑目矣。洪本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註序云。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

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幷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余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　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坐位榜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白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

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亭陳氏故有雕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書著屏上。而爲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慨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洪本

〔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多至夜分。且曰。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後暴下不能興。隨入室。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

禮乎。乃頷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鴻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洪本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禹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李本〔行狀〕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袤袁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蔡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囑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卻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臞腑甚脫。文之埜自五夫歸。初八

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埴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寓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噦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牀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如何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頹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痞步履既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閏二月僉倅夢達聞中自邵武至延平過考

亭薦醫士張修之張至云須略攻治治去其痰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遂用其藥初製黃耆鶯粟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祕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歿春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幾何不窘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文集〕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僉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砌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昏事·餘干有評意·彼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年譜〕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時，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文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洪本〔行狀〕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於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年譜〕會葬者幾千人。李本〔本傳〕既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期，非妄談

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勉齋先生作行狀云。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革。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求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訓典。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

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初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

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

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掲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

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立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

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軼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之爲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誼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世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

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蓬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瑣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卽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誼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世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

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寖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涵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元本云字仲晦此據本傳改）徽州婺源人（元本云新安人此據行狀本傳改）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元本云劍州尤溪此據行狀改）始居崇安五夫里牓所居之聽事堂曰紫陽書堂（元本云牓所讀書之室此據文集堂室記改）徽州有紫陽山韋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牓於聽事識故鄉也（元本云新安有紫陽山識故鄉也此據堂室記補）又刱草堂於天湖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無此據文集補）又刱草堂於建陽蘆峯之雲谷牓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又結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州精舍自號滄洲病叟後又更號遯翁（元本有撰著等語今刪去）卒年七十有一仕至朝奉大夫（元本有文華閣待制今刪去）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李本無）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載此條於年譜之首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爲後人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行狀改正閩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略之不復一一置辨也（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洪閩三本李爲陽明後人多所刪改洪本略有增入而無能是正新閩本尤爲疎略）○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共稱元晦無云

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爲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及其同異之故。甚爲疎略。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詞。較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閩本稱文公。又近人所改。此）○按遷墓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見閩本）則方臘之平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巳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即調尤溪矣。又考吏部與祝公書。已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棄所攝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約二年即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僑寓句之上。庶爲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

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雲疑當作虹。）三日而文公生。（洪本略。）按建炎四月。正干戈擾攘之時。尤溪距婺源甚遠。卽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閩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四月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丁內艱。當卽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物語。略同而小異。故幷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李本無。）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兩行狀而缺蕭公顗。今幷載吏部行狀。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其淵源大略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愧。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李洪本同。）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遂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旣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壽得伊雒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爲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詞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洪本皆同。或元本所

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李詞閩本較性理大全增多十餘語今據閩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幷及改葬今删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略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删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語孟與反求諸己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删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缺○虞集復田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虞何所據也李本尚存其眞洪本删其首按虞集作復田記句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於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閒語不似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辰也今

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賁問。此非從學語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十年。卽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續集與羅宗約書云。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爲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爲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鄒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丙子應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據記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

其所據。又鄒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鄒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鄒本考訂較舊譜爲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閩本另立一條。今從閩本。

申請嚴婚禮。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任之末。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閩本已改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譜之誤甚明。今據畏壘菴記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鑒載之。續通鑒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頃

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爲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删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爲癸酉受學。此爲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删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秋八月召赴行在。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李洪本同。）按是年陳俊卿未爲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爲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略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之。不知俊卿方爲殿中侍御史。未爲執政也。孟子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其於康伯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頃見陳魯公家集。其裔孫所刻僞撰朱子序。及書自署門生。此甚可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薦。故後人因之而僞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作陳康伯。○年譜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據籍溪行狀。除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元本由司直改正字誤。先生送行詩有曰。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未敢休。（此首元本不載。據文集補。）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閒事。只恐先生袖手歸。（渾閒。文集作因何。）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老新戩獬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云。按李洪兩本皆載此條。

是時籍溪家居。召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見文集與籍溪先生書。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焉。籍溪行狀敍此頗詳。但不知年譜載此亦復何意。豈以爲朱子不赴召之證耶。五峯詩見朱子題跋中。爲籍溪解嘲於朱子年譜亦無所當。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見跋五峯詩。載是歲亦誤。今刪去。以其兩本俱載。或元本有之。故附之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再見李先生於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正。○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李本此條在壬午俱歸延平下。云作嘗稱先生作朱子。而刪嘗言二字。及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句。按端明前輩。不當稱先生。李本稱朱子。亦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復來以下。延平行狀中語。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二句語意不合。李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延平行狀語。系之壬午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削去。○按年譜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狀所敍之爲得也。自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傳之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相承如此。然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敍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亦可見矣。延平行狀言求中未發甚悉。而反而求之。未得所安。於是往問之南軒。而胡氏之學與延平不合。其後朱子自悟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又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未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氏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及至

潭州與南軒共講之。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見語錄廖子晦問語。）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艮齋銘爲宗指。（見與程允夫書。）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延平迄己丑。又悟其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爲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爲本。又云從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壬辰作中和舊說序。謂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於所已言者而未言者可推。則已不專主延平之說。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略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論於此。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按朱子少卽有志爲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蓋無一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己丑始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尙書書。薛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敍極爲分明。今日可據以爲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

然。特爲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爲之說也。明道謂謝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終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尙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妄下一語邪。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以爲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厖亂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爲證。是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發。（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者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始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書。言敵退後。當先爲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愼言之。未以起用舊人爲要策。而恐敵之往來未嘗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疑此三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予祠。行狀云。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

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降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李本無戊辰二字。）今改正。○按孝宗本紀。隆興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爲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之遲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與李先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尙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書。有云。區區已審察。一二日當得對。以程途時日計之。登對當在十一月。非十月也。今亦從之。○除武學博士。年譜云。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云。除武學博士。待次。考宋官制。除見闕。曰塡某人闕。其待次者。曰替某人闕。朱子南康任滿狀云。已係成資。而丁未辭江西提刑狀云。替馬大同成資闕。則成資爲闕滿之名。成資上當有姓名。如替馬大同成資例。而年譜缺不載。今無可考。姑仍之。○年譜又云。是歲有與陳漕書。論鹽法。與汪尙書書。論龜山語錄。（李洪本同。）按論鹽法可不載其目。與汪尙書書爲多。不當獨載此。今削去。

歸劉氏田。

按屛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券不當在乾道中。還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豈以乾道還田而年譜誤載邪。忠肅（元本作忠定。誤。閩本已改正。）稱謚。則在忠肅歿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中所歿矣。且云至今猶存。則並在朱子歿後。其去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歿也。此於文集語錄皆

無所考。然李必據舊本。如虞集復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按乾道中田劵跋云。八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正矣。今仍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　困學恐聞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必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時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蓋戊寅己卯間也。困學恐聞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必有所據。又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其成編必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

按朱子少稟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爲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敍次最爲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爲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卽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

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尚書省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間未爲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爲首參。則年譜是也。○年譜載戊午讜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敍次者。戊午之議。而朱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略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午。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按與張欽夫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然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之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邪。姑記於此。○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張敬夫書。大概以年敍。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敍。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爲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達。而延平歿。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書無注。然詳其文義。實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爲至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以答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往來。而非至潭州時

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誤。與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何書言伯崇過建陽在丙戌。許順之書亦及之。第三書末及雜學辨跋。其在丙戌冬無疑。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更不分時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中和舊說序。及與敬夫書。述伯崇語可考。）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不言未發。與朱子所見略同。南軒前書。尚有認爲兩物之疑。朱子再與書反復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後講論之語。無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皆以未發爲太極。卽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旨。與四書同一意。至己丑始悟其非。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不同。而實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略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愧汗沾衣之語。此求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然一致。則在旣悟性爲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謂學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在丙戌之冬。（此書及雜學辨跋。跋在丙戌冬。此最明證。）若宗約書。宗約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有省。後得胡氏

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雜敍。與欽夫諸書。於往訪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閑闢錄。反以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爲朱子尊德性之證。尤爲大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敍說雖多。其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文集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見社倉記。）與水災不合。向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云。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李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崇安大饑之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略不言及。與何叔京書。言早稻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上年水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無疑也。（林擇之以丁亥從學。而水災爲第一書。此亦在丁亥之證。）與擇之書。極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難與圖事。而朱子八月即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府者。徐嘉。嘉乃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爲之用。至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應縣官之委。則不得不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嘉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已爲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執政。故所請即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奉祠去。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復參校水災。自在丁

亥。今爲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略。洪本所增爲多。而不無謬誤。今謹載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爲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云云。又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蓋以未發爲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兩先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

之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至潭州與南軒同爲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眞妄說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李本無此語。）則指己丑已發未發說而言。故以爲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卽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爲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執之尙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爲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敍丙戌三書爲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敍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爲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尙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爲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爲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卽如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爲定論耶。祭南軒文云。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李爲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刪削。略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羅整菴與陽明書。引與敬夫最後一書以爲辨。而平湖讀朱隨筆。亦以爲朱子定論。與年譜略同。恐皆未盡然也。）○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爲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歿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爲未發。而合之延平所傳。（見與何叔京羅宗約書。）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見語錄廣子峰問語。）

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其得胡氏與曾吉父書，與己意合，必在此時。）以艮齋銘爲宗指。相與守之。（見與程允夫曾裘父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爲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爲非。其先後異同大概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敍次時日道里。極爲詳悉。李本略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爲舛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直削去之。亦不復一一置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之俱行。南軒序。亦止言三人范伯崇至。己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別往視之。至己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己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洪本敍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櫧州爲南嶽唱酬集。尤爲舛謬。今盡削去。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字。今補正。○己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爲缺略。今載社倉記。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卽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時。豈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艮齋銘爲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裘父書甚明。艮齋銘以知止爲始。而格物致知。專以察識端倪爲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艮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卻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爲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爲正心誠意。亦仍是艮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爲

已發。以性爲未發。要從已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牟湖謂答叔京書。易爲異學所借。尙似有所未察。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而於講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月己丑。四十歲。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係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掞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鑑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月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速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尙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卽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爲未當。而已發未發說。則以爲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或問。力辨其失。而此以爲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刪卻已發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尙爲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卽與湖南諸公書邪。既云第一書。則尙有第二

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爲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已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爲主。卽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爲本。亦似偏於靜。已發未發說。小註已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平說。凡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爲復。後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今解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爲定論。邪。整菴羅氏引此書。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爲定論。恐皆有所未察也。○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略。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學似之。）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陽明之學似之。）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嘗言。後人創爲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朝望則歸奠几筵。（朔望。李洪本作且望。國本已改正。）按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友

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按書儀始虞猶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徹夕奠夕奠至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猶朝夕哭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卽以不奠爲不饋食考之或有未詳也

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爲學者道易簀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李本略

家禮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李氏所輯疑此年譜本語而其他則後人增益之耳）黃氏榦曰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

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尙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禮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幷俟詳議也。答汪呂書在壬辰。又答呂書在癸巳。張書則在丁亥戊子間。蔡書不詳其時。大約庚寅後。跋三家禮範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甲寅八月。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卻幾處。葉賀孫。某嘗修祭禮。只就溫公儀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陳淳。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爲朱子之書無疑。考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幷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亦非今之家

禮也。（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此以前四卷與之耳・）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憂一語。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既不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俟後之人攷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幷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乎。既無此書。則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竊愚考

之則應氏所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并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錯誤。又家禮年譜成於庚寅，應以爲已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所見之本有已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應氏之誤也。）○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序於後至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敍諸書而獨削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附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序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

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語爲言。邪。陳安卿錄云。向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唯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見續集在蔡至道州後丁巳戊午間。）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邪。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及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敍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慶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

云曾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家禮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另有後考摘家禮舛誤凡數十條文多不載）○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與跋三家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壙記云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然公所藏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鵝子峯下祝孺人壙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豈西塔山即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鵝子峯皆在五夫

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得云明年也靈梵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勢卑溼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爲疑詞不知卽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者亦略不爲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卽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爲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爲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旣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敍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

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卽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爲相。與允文並。本傳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在。屢趣起發。而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豈以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書邪。抑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留丞相皆再三與書。卽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見與呂伯恭書。）而文集乃諱言之。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八年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召命。九年省劄趣行爲太略。洪本爲得之。而以七年十二月趣行。爲八年二月趣行。則亦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附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卽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明要義。後改精義。又改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此本缺二字。元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爲一書。則亦與精義略同。但其書草略。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別爲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南康之刻。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

亦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敍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日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季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延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柏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爲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爲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爲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爲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顧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爲恨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此前集又有後集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

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是書書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見沈僩錄。而朱子後來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或問同也。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總曰八朝・呂公所見者前集也・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跋云。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來迤邐作西銘等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太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通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焉。考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必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

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爲學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搉。象山云。考訂註釋。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己酉序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敍於癸巳。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非幷出通書也。梭山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西銘。而通書尙未有議者。故未之及焉。今姑依年譜所敍。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性傳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爲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鄒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進呈乞嶽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幷無進呈乞嶽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爲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宮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太略。洪本得之。而僅統敍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據辭免狀年譜